



READERS



# 读者<sup>®</sup>

合订本

1998.1—12 / 总第198—209期

珍藏版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启迪思想    开阔眼界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 卷首语



## 拥有 ●陶小军

这世间，美好的东西实在数不过来了，我们总是希望得到的太多，让尽可能多的东西为自己所拥有。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样短暂，生命在拥有和失去之间，不经意地流干了。

如果你失去了太阳，你还有星光的照耀，失去了金钱，还会得到友情，当生命也离开你的时候，你却拥有了大地的亲吻。

拥有时，倍加珍惜；失去了，就权当是接受生命真知的考验，权当是坎坷人生奋斗诺言的

承付。

拥有诚实，就舍弃了虚伪；拥有充实，就舍弃了无聊；拥有踏实，就舍弃了浮躁。不论是有意的丢弃，还是意外的失去，只要曾经真实的拥有，在一些时候，大度的舍弃不也是一种境界吗？

在不经意间所失去的，你还可以重新去争取。丢掉了爱心，你可以在春天里寻觅，丢掉了意志，你要在冬天重新磨砺。但是丢掉了懒惰，你却不能把它拾起。

欲望太多，反成了累赘，还有什么比拥有淡泊的心胸，更能让自己充实、满足呢？

选择淡泊，然后准备走一段山路。



· 文苑 ·	爸爸的老师	亚米契斯	2
	全民写作	向荣等	4
	诗五首	聂鲁达等	5
	伯劳与金花鼠	詹姆斯·瑟伯	13
	春天的话语	龙章辉	24

· 人物 ·	母爱是一部书	蒲鹰	10
	汪曾祺与《沙家浜》	陆建华	38

· 杂谈随感 ·	专家买猫的启示	安生	16
	一个人与自己	徐敬亚	25
	陈言勿去录	陈村 春彦	42
	把信带给加西亚 艾尔伯特·哈伯特		44

· 人世间 ·	千万个男女生下了你	王宏甲	6
---------	-----------	-----	---

· 心理人生 ·	领着自己回家	张爱玲	9
	好言一句三冬暖	陈大海	20

· 历史一页 ·	达豪的歌	曹利群	14
----------	------	-----	----

· 人生之旅 ·	另起一行	亚轩	15
	看两支铅笔谈恋爱	艾晓明	35

· 风情录 ·	舞台上的迷信	席慕德	17
---------	--------	-----	----

· 在国外 ·	一波三折考驾照	唐师曾	18
---------	---------	-----	----

· 幽默小品 ·	妙在其中	安田雅史	21
----------	------	------	----

· 社会之窗 ·	十八年过得怎么样	王安	28
	百姓感觉挺不错		

· 知识窗 ·	被遗忘的书信	陆琼	22
	撒尿小童		45

· 婚姻家庭 ·	真正的财富	楼剑刚	33
	气死嫦娥	张系国	34

· 体育之窗 ·	输球辞典	莫非	31
----------	------	----	----

· 生活之友 ·	女有三丑	舒婷	36
----------	------	----	----

· 书摘 ·	谦卑学习班	王小波	12
	札记摘抄	阿·达尔切夫	41

· 经营之道 ·	寻找比我们更出色的人	周荣国	46
----------	------------	-----	----

· 点滴 ·	漫画与幽默(26、27)		
	马的故事(32) 名人轶事(40)		
	天南地北(47)		

· 编读往来 ·			48
----------	--	--	----

· 封面 ·	迎春		
--------	----	--	--



主 编：陈绍泉(兼)

编 辑：《读者》杂志社

出 版：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涛

常务副主编：胡亚权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730030)

印 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王 伟

副 主 编：彭长城

☎ (0931)8430169

发 行：兰州市邮局

美术编辑：任伟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广告经营许可证：甘工商广字 01—011 号 广告部 ☎ 8450134 服务部 ☎ 8466321—5414 制版：读者电脑设计室

1/98(总 198 期)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 爸爸的老师

●[意大利]亚米契斯 ○李紫译

昨天，我同爸爸的旅行是多么开心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前天吃饭的时候，爸爸正在看报。突然，他吃惊地说：

“我以为他20年前就不在人世了呢！你们知道吗？我小学一年级时的老师文森佐·克洛塞提已经84岁了！你们瞧，报上说部长授给他一枚勋章。60年，你们想想看！他两年前还在教书呢。可怜的克洛塞提！他就住在昆多佛，从这儿坐火车去只要一个小时。恩里科，明天我们去看看他。”

那一整个晚上他除了老师就没谈别的。老师的名字让他想起了自己儿时的往事，儿时的伙伴，还有他死去了的母亲。“克洛塞提！”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在他班级里的时候他才40岁呢。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他个头不高，那会儿就有点驼背，两只眼睛很有神，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他虽很严肃，却是个很好的老师，即使我们有什么过错，他也总是能原谅我们。他是靠着勤奋苦读才从一个农民变成一名教师的。他是个好人。我的母亲很敬重他，我的父亲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他怎么会到离塔林不远的昆多佛去度晚年的呢？他肯定已经不认识我了。没关系，我还能认出他来。44年过去了——44年啊，恩里科！我们明天就去看他。”

昨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火车站。我原想让加伦也去的，可他没能来，他的母亲病了。

那是个美丽的春日。火车驶过绿色的田野，两旁树篱上的花儿都开了，我们呼吸到的空气中都充满了花香。爸爸兴致很高，他不时把胳膊围在我的颈上，一边凝视着车窗外的原野，一边朋友似的同我说话。

“可怜的克洛塞提！”他



说，“除了我的父亲，他是最爱我而且对我最好的人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我那些教诲，有一次被老师斥责而难过地跑回家的情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老师的手很粗大，老师的神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平常总是静静地走进教室，把手杖放在屋角，把外套挂在衣架上，无论何时，他总是很真诚、很热心地对待我们，什么事情都尽心尽力，像第一次上课那样认真。我现在似乎还听得见他对我说：‘波提尼！用食指和中指这样握笔才对！’44年了，老师恐怕变很多了。”

我们一到昆多佛就去打听老人的住处，不一会就打听到了，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我们离开街市，走上一条两边盛开着鲜花的小路。

爸爸不再说话，完全沉浸在

对往事的回忆中，不时地微笑着，不时地摇着头。

突然，他停住了脚步，说：“是他！我敢打赌，那肯定是他。”小路那头，一个小个子的白发老人正向我们走来。他戴了一顶大帽子，拄着拐杖，走路的样子好像很吃力，双手也在颤抖。

“就是他！”爸爸又说了一遍，加快了脚步。

走近他的时候，我们停住了脚步。那老人也站住了，他看着爸爸。老人的脸色依然红润，双眼流露着慈祥的光辉。

“您是——”爸爸脱了帽子，“文森佐·克洛塞提老师吗？”

老人也脱帽还礼，回答说：“我是。”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却依然饱满。

爸爸握住老人的一只手，说：“我是老师从前教过的学



生，老师好吗？我是从塔林来这儿看您的。”

老人惊异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他说：“您太客气了。我不知道——您是我什么时候的学生？请原谅，您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

爸爸说了自己的名字：阿尔柏托·波提尼，还说了自己上学的地方和时间。然后，他说：“您不记得我了，这个很自然。可我却还能认出您来！”

老师低下头，盯着地面，嘴里念叨着爸爸的名字，爸爸微笑着望着老师。

忽然，老人抬起了头，他的双眼大睁着，缓缓地问道：“阿尔柏托·波提尼？工程师波提尼的儿子？住在康斯拉塔的那个？”

“没错！”爸爸说着伸出手去。

“啊，真对不起！”老人说着走上前来拥住了爸爸；他那满是白发的头刚到爸爸的肩膀。爸爸把自己的脸贴在老师的额头上。

“请跟我来。”老师说，转身领我们向他的家走去。

没走几分钟我们就来到一个前面有个小小的庭院的小房子前面。

老师打开门，把我们让进他的家里。小屋里四壁都粉刷得雪白，房间一角摆了一张帆布床，床上铺着蓝白方格的床单，房间另一角摆了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柜。屋里还有4把椅子，墙上钉了一张很旧的地图。小屋里弥漫着一股苹果的甜香。

我们三个人都坐下了，有一会儿爸爸和他的老师沉默不语。

“波提尼！”老师看着阳光照射的地板，说，“噢！我这儿记起来了！您的母亲是一位好母亲！你上一年级的時候是坐在左边靠近窗户的板凳上。我还记得你那会儿长着一头卷发。”然后，他又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是个很活泼的小家伙，在二年级

的那年，你得了扁桃腺炎。我还记得他们把你重新送到教室来的时候，你那么虚弱，裹在一个大围巾里。四十多年过去了，是吗？你真好，还能记着你这可怜的老师。你知道吗？从前的学生来找过我的很多，其中有当了上校的，有做了牧师的，还有些是绅士。”然后他询问了爸爸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接着，他说：“我真高兴，从心底里高兴。谢谢您了。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客人来访了。恐怕你是最后的一个了。”

“您别这么说。”爸爸激动地说，“您还很健康，您不该这么说。”

“不，不！你看到这双手了吗？抖得这么厉害，这是个坏兆头。3年前它们就这样了，那时我还在教书呢。起初我并没在意，我以为会好的，不料渐渐严重了起来，终于有一天，我不能写字了。唉！那一天，我生平第一次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滴了一大滴墨水，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以后又勉强支持了一段时间。可我已经不大能胜任工作了。教了60年的书，我终于不得不离开了我的教室，离开了我的学生，离开了我的工作。这很困难，你明白吗，很困难。我上完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班上所有的学生都来送我回家，还说了许多热情的话，可我还是非常伤心。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此结束了。我一年前失去了妻子和我们唯一的儿子，现在我只有两个当农民的孙子了。我靠几个养老金过活，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觉得日子像总也到不了头似的。我现在唯一的活动就是去翻翻过去的课本，或是重读日记，或是阅读别人送给我的书，都在这里呢。”他说着指了指那个小书柜，“它们是我的记忆，是我全部的过去，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然后，他的语气忽然显得高

兴了起来：“吓你一跳吧！亲爱的波提尼先生。”

他站了起来，走到书桌前，把那长抽屉打开，里面有许多纸卷，全都用一种细绳子捆扎着的，上面写着不同的年份。

他翻找了一会儿，然后打开其中一卷，翻了几页，他从中抽出一张发黄了的纸，递给了爸爸。这是他40年前的作业。

在这页纸的上端写着：“阿尔柏托·波提尼，听写。1838年4月3日。”爸爸仔细端详着这写着小孩笔迹的纸片，不禁笑中带泪。我站起身来问他怎么了。

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我说：“你看看这页作业。看到了吗？这些都是我那可怜的母亲给我改的。她总是把我写的“i”和“t”那一竖拉长，最后这几行全是她写的，她会模仿我的笔迹，那时我疲倦地睡着了，她替我写的。”

说着他亲吻了那页纸。

“瞧这儿。”老师又拿出另外一束来，“这些就是我的纪念册。每一年我都会留着我的每一个学生的一页作业，写上日期并且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好。我每一次这样打开它们的时候，似乎又生活在过去那些岁月里了。啊！多少年！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又看到那一张张的小脸，一个个的班级。谁能知道他们中有多少已不在人世了呢！有些孩子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最好的和最差的，给我快乐和让我伤心的学生。在这么多的学生里，肯定会有很坏的！但是现在，我似乎是已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了，无论是好的坏的，我都同样地爱他们。”

他又重新坐了下来，握住了我的一只手。

爸爸微笑着说：“您是不是还记得我那时的恶作剧？”

（王雪森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爱的教育》一书）



# 全民写作

有的人写的文章是一辈子仅得一篇的。当许多人的“一辈子”组合在一起，就是苍生百姓——黎民的生活了。是的，《全民写作》正是90年代城乡上演的悲欢连作——发生在海边、公园、医院、学校、山林、工地以及街巷的短剧——为要唤起全民对驱遣文字的信心、热爱。

——陈义芝(《全民写作》栏目主持人)

## 一双温暖的手

●向 荣(三重·保险业从业员)  
多年前，生意失败，从南部搬家到台北，当时正值农历十二月，细雨纷飞的寒冬，不久就是农历过年时节，一家人躲在工厂楼上的宿舍里，足不出户，每餐以少许泡面果腹。

好友秀月从南部寄了一些食物和现金二千元，结果除夕前一日寄出，到大年初六邮差先生才送达。虽然是迟来的新年礼物，一家人仍然是无限的感激，毕竟在这严寒的冬天里，还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邮差说：“我已经来按过三次门铃了，就是没人开门，今天特地按久一点，因为怕寄的食物，放久会坏掉。”

其实家贫如洗，过年时节很怕有亲朋好友光临，没有任何东西可招待客人，所以听到门铃声也怯于应门。这次邮差一按再按，门铃不停地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开门。接过包裹，一再地感谢邮差，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湿润了整个眼眶。

## 最温柔的书

●拙 之(台北·报社编辑)

我的课本一向很“脏”，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本本皆是。

把书翻开看看吧，不难发现除了铅字外，几乎每一页都遗留斑斑字迹，集书法大成：有龙飞凤舞，有螃蟹横行，有淑女与大盗式。它们有个共通点，都是在“限时”下完成的杰作，不免大勾大抹，甚至沾有口水。

我的同学们常“忘记”带课本来上课，于是就向我借。我们将书桌合并，我坐左边的座位；如果他是左撇子，则我被罚坐右边。如此，上课时我可以不被遮手，笔记些什么也清楚。虽然这般“看”课本直教我差点成斗鸡眼，心底却有股暖流在缓缓吟唱。而我的一些老师也很妙，会将课本拿去修正，这就更加“壮

观”字里行间了。

二十多年弹指过。我耳聋依旧，尽管人事沧桑，我心里的暖流仍依旧。我领略去照顾别人，一如别人照顾我的喜悦，因为在人生道上我拥有最温柔的书。

## 一只蚊子

●颜和玉(台湾师大英语系讲师)

恋爱时，两人在灌木丛下促膝密谈，一只蚊子不识相，在旁嗡嗡叫，咬了她一口，又咬他一口，两人手臂都肿了个包，却不以为忤，念及英国玄想派诗人邓约翰的《跳蚤》诗，浪漫地想起两人的血液在蚊子体内结合。

婚后，他习惯早起写作。一日清晨，她满眼惺忪，气冲冲对他抱怨：“一只蚊子吵得睡不好。”他紧蹙双眉，伏案疾书，被她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不禁怒从衷来：“我一个大男人，还要管你一只蚊子的事。怕吵，怎不挂蚊帐？”望着他的不耐烦，她心底一阵酸涩委屈……

如今老夫老妻生活下来，他每晚必将蚊帐挂好，先行人睡暖被，她常戏称他是“现代孝子”。一日，她一躺下，听见有细微的嗡嗡声，不禁惊呼：“有蚊子！”他睡意朦胧，却弓身仰起：“有什么？”

“一只蚊子在蚊帐内。算了，不是很吵……”

“不行，你不是怕吵吗？”

他一跃而起，戴上眼镜，在蚊帐内追捕那只蚊子。

## 情人节礼物

●邱淑珍(宜兰玉结·成衣厂职员)

西洋情人节将至，办公室几位未婚女同事，不是有人送花，就是有人送巧克力，看得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回到家不禁向老公抱怨：“嫁给你十几年，从未见你买花送巧克力，你看我同事都有人送花送糖。”“你知道报上报导一



朵玫瑰花近百元，而且玫瑰花几天就谢了，又不能吃，多浪费。”听完他的道理，我只有气在心里。

情人节那天，见老公回家手提着一个塑胶袋递给我：“老婆！情人节快乐。”我迅速打开袋子，只见一条条麻花。他得意洋洋：“我买了一百元麻花，代表买花和买糖（麻花上的白糖），经济又实惠。”留下我站在那儿望着麻花哭笑不得。

### 母亲命里的三把箭

●黄斐娟（台北·置地广告公司秘书）

母亲29岁那年罹患内甲状腺肿大，脖子上因为手术留下一圈难看的疤痕。记忆中，她相当时髦漂亮，经常用一串珍珠项链遮住这个疤痕，跟父亲出门玩到半夜才回家。

39岁那年，她又因子宫癌在医院住了一整年。出院后，母亲变了很多，她不再苗条，也很少笑，经常帮人做衣服到深夜，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着赚钱。而父亲却永远只是个麻烦的同义词罢了。

家里的状况愈来愈好，母亲却在59岁那年二次罹癌。在切除半边的乳房后，她的身体经常因为无法平衡而摔倒，但是她却活得很起劲，经常去爬山、旅游，并在海边盖了一幢红瓦白墙的房子，整天花花草草的忙个没完。

年前跟母亲谈起她的变化，她沉静地说：“年轻时只想守住你父亲，整天跟着他走。等发现自己的男人已经荒唐到无法收心时，才发觉你们都还没有长大。婚前算命的跟我说，我的命里有三把箭，如果躲得过，我就有好日子过了。我想我终于可以自己活了。”

站在廊前眺望着大海，她说：“能活着真好！”

（武玉文摘自《台港文学选刊》

1997年第10期，张玉泰图）

## 诗·五·首



### 如果白昼落进……

●〔智利〕聂鲁达

每个白昼  
都要落进黑夜沉沉  
像有那么一口井  
锁住了光明  
必须坐在  
黑洞洞井口的边沿  
要很有耐心  
打捞着掉落下去的光明

### 雨 后

●施·斯特拉日阿伊

○未伟华 译

雨停了。就在这静谧中，  
灯从她的手中慢慢地飞到  
桌子的上边（是一盏很重的  
灯）。

她的双眼因灯光而眯缝着，  
凭记忆咬着苹果，  
一只因为久雨——  
已经停了的雨——  
而仍是青色的小苹果，  
灯光落在桌上。（敖 冉摘）

### 夕 阳

●〔美〕桑德堡

○邢光祖 译

有一种低声道别的夕阳。

往往是短促的黄昏，替星星铺路。

它们均匀地踱过草原和海的边缘，

睡眠是安稳的。

有一种舞着告别的夕阳。

它们把围巾一半投向圆穹，  
于是投上圆穹，投过圆穹。

耳朵边挂着丝绢，腰间飘着缎带，

舞着，舞着跟你道别。睡眠

时

微微转侧，因为做着梦。

### 皓 月

●〔法〕魏尔伦

○葛 雷 译

皓月

闪烁在树林，

枝干上

树叶下

发出一种声音……

啊，心上的人。

池塘像深邃的明镜，

倒映着

黑色的

柳影，

风在柳梢啜泣啾啾……

梦幻吧，是时候了。

辽阔，温馨的

宁静

似乎走下

星光闪烁

的苍穹……

这正是美满的时刻。

（金永红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金库》一书）

### 忠 诚

●〔美〕罗伯特·弗罗斯特

哪儿有这样一种忠诚，

能超过岸对海的痴情——

以同一的姿势抱着海湾，

默数那无穷重复的涛声。✿

（摘自《星星》1997年第10期）



● 王宏甲

## 千万个男女生下了你

40多年前，一位名叫慕生忠的将军和他的部下，带着“噶尔穆”这个地名，犹如带着一个传说，来找这个地方。噶尔穆是蒙古语，意为河流汇聚之地。将军率队从东距青海省西宁市1000多里的香日德向西而行，走过了600多里荒漠，看到的只是成群的野马和野羊。“噶尔穆到底在哪里？”将军说：“别找了，就在我脚下。”

为了让官兵和民工读写起来方便，将军的笔下出现了“格尔木”。从此，就在这里，在将军的帐篷升起的地方，就是格尔木。

**将军说：你们这些小伙子回家去，每人都搞一个婆娘来，共产党员要带头，这是政治任务。**

有一天，格尔木突然来了不少男人，却没有女人。慕生忠是真正的将军，他动员部下，给他下令压任务。他说你们这些

小伙子回家去，每人都搞一个婆娘来，共产党员要带头，这是政治任务。又说，这地方不能没有婆娘，你们搞来了，好好地干，干出小子来，这里应该成为一座城市。

第一批家属来了。驾驶员说到地方了。她们叽叽喳喳地下车了。然后问：“房子呢？”

驾驶员说：“一会儿就来。”

女人们望着荒原上的落日，风飕飕吹过一望无际的荒原，连一棵树都没有……房子怎么可能一会儿就来呢？但是，房子来了。随后赶到的一辆车停下来，卸下一堆帐篷。

篝火燃起来了。格尔木的篝火第一次映照出女人们的面庞。

因为有了她们，格尔木才有了儿女情长。

因为有了她们，格尔木才变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多年后，慕生忠将军故去，

骨灰撒在昆仑山上。他被高原人尊为“青藏公路之父”。

当年，慕将军率领的这支队伍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官兵，有解放战争时期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还有原国民党延安第一战区城防司令。此外，绝大多数是从甘肃、宁夏、青海招来的驼工和民工，最初总数约有1000多人。这支队伍称西藏运输总队，负责从西北为进藏部队运送粮食。还没有路，怎么运送呢？所以，最早去踩那条路的是骆驼运粮队。

藏北，那是世上最高的高原。慕将军的运输总队由格尔木上昆仑山，向藏北开拔。从那时起，骆驼的白骨和军民的墓碑，成为一站站通往那里的路标。

我寻访到诞生在格尔木的第一个孩子，其父是藏民，其母是汉女。父亲叫顿珠才旦，曾给慕将军当翻译兼警卫，并有个汉名叫李德寿。慕将军当红娘，他们

于1952年在香日德的帐篷里举行婚礼，孩子于1953年在格尔木的帐篷里，成为格尔木第一代居民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和平年代，在这支部队里，献身的团职军官已有18人，这相当于18个县长、县委书记……

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执全勤的青藏线上的部队，阳光、空气、水，三大项中没有一项是满足健康的。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到那里的官兵看上去脸是青的，嘴唇是紫的，眼睛是红的。

22医院的医生护士告诉我：“我们并不爱哭，可是每次上线为他们体检，经常是哭着为他们抽血。因为严重缺氧造成的血浓度增高，会使体检抽血时血液凝固堵塞住最大号的针头。护士不得不用输液的盐水推进血管，稀释血液，然后马上抽出酱黑色的血液。”血液粘稠度严重增高，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心脏和肝脏的严重破坏。

1986年，拉萨大站政委郭生杰，因肝萎缩从发病到死亡总共45天，终年46岁……拉萨，那是4000里青藏线的终点，郭生杰病倒住进西藏军区总院的第二天，医院就报了病危。他都不相信自己很快就会死去。躺在医院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独自在西宁的聋哑学校上学的哑女儿。

还记得4个月前，他到西宁开会，匆匆去看了一次女儿。

但是，只能匆匆见一面，父亲甚至没有带她上西宁的大街去转一转买点什么，就要分别了。分别的时候，已经12岁的女儿止住了哭声，泪水汪汪地举手跟父亲再见……这是一个她从小就学会的动作。

“再见！跟爸爸说再见！”在这里，这是一句祝愿，一句吉利话。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线，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

冰封雪阻，什么样的危险都可能发生。

西宁匆匆一面，爸爸又要走了，哑女儿含泪举手再见，这是对爸爸的祝福！

为抢救政委，有20多名战士先后为政委献了血。1986年6月1日，这是郭生杰住进医院一个多月后，还记得今天女儿该过儿童节了。6月3日，为政委输血的针头已经流不进血液，傍晚，郭生杰政委去世。

妻子刘秀英随军后在军中的家属缝纫组为军人缝补过衣服，在军营的加工厂、军人服务社都干过。丈夫去世后，组织上把她调到西宁，以便照顾哑女。与此同时，在格尔木读书的男孩也转学到西宁，入学时参加考试，百分制，孩子才考了几分。刘秀英自己在陕北农村只读到四年级，现在丈夫去世，留下哑女，留下学习成绩很差的儿子……

总算有一个女儿长大后考上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1990年毕业时，根据总后勤部对老高原子女的特殊照顾政策，女儿郭莉敏可以分配到北京的解放军医院工作。但是，刘秀英却要求让女儿回来。

刘秀英说：“我没办法，还有一个哑女没工作、没出嫁，我一个人怎么办？”别人说：“你就为了你自己，不为女儿前途着想？”刘秀英于是流着泪说：“好吧，我不叫她回来了。”

可是，女儿撇不下守寡拉扯几个孩子长大的母亲，写信回来说：“妈妈，我从小在高原长大，我也就支援了边疆吧！”女儿自己要求分配回来，至今在高原医院。

缺氧，高山反应，是到那里戍边的官兵都要经历的严峻考验。“当兵就是作奉献”，在那里，这话不是什么宣传，是事实。

还会有被人提起的，多因他

们曾有过女人。高原军中因此有不断壮大的“寡妇营”。

格尔木烈士陵园不是战争年代的产物。还有些军人，未葬在陵园。在青藏线路况、车况极差的岁月，譬如60年代，他们在氧气也吃不饱的地域拉矿石，代表几亿中国人向苏联还债的岁月里，部队经常在半道上开追悼会，因为尸体不是矿石，他们无法把死在途中的战友拉回来，只好就地埋在昆仑山、戈壁滩……没结过婚的当然也不会留下后代，许多人有墓无碑，日久连墓也不存，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还会有被人提起的，多因他们曾有过女人。高原军中因此有不断壮大的“寡妇营”。

那些大嫂们当初在故乡，说起随军叫“跟着男人吃政府饭”，并为此感到光荣和激动。千里随军到格尔木，才知丈夫还在千里外的险要驻地，来此还是当牛郎织女。“依俺的心思，一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就是幸福，哪晓得唐古拉离这儿，比俺在老家上趟省城还远……”这不是哪一位大嫂的话，她们到了格尔木，才知在这儿当兵即使当到了军官，吃这“政府饭”也太难太难！

来探亲的妻子也只能住在格尔木，然后由部队跟她们在线上的丈夫联系，让他们千里下山来相会。

1989年11月，军官张明义的妻子带着1岁零1个月的孩子和氧气，越过唐古拉山口。张明义是河北涉县人，当过炊事兵、汽车兵，1985年考上青藏兵站管线专业，1986年12月毕业后就分在西藏黑河，1987年调到安多。妻子带着孩子上昆仑山，过唐古拉后，一家人在安多团聚了。但是，小孩突然感冒。在那里，感冒会迅速引起肺气肿，那是要命的病。军车十万火急连夜往格尔木送，还有军医跟着，才送出200多里，小男孩停止了呼吸。



母亲抱着那孩子长行千里到达了格尔木，仍然不松手……直到把母亲和孩子再送到22医院，请大夫再三检查，确认是死了，母亲才突然一声哭出来。所有在场的军人都流下了眼泪。

那孩子就葬在格尔木烈士陵园，张明义所在部队的官兵参加了葬礼。格尔木冬日的风雪中，几百名军人和一位母亲站在一个1岁零1个月的男孩的墓前，这是一支部队所能表达的全部心情！

儿当兵当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儿的婚事挂在娘的心上……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婚姻之路，都是娘，是爹，是亲戚朋友，为他们在故乡的小路上，一趟趟东奔西颠踩出来的。

格尔木汽车3团有个汽车兵，叫郭群群，1.80米的大个，当兵4年多还没有回过家。1993年元月，他被批准回家去成亲，还不知将要结婚的妻子是啥模样。请不要惊讶，很多官兵都是这样，像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到成亲的那一天或前两天，才见到那个就要成为妻子的姑娘的面。

就在这时，有个加运任务，要给西藏运年货。连长说：“回去探家的人大都走了，你跑一趟吧。回来你就走。”郭群群没说的，开着车就上路。

那是隆冬腊月，青藏线上气候最恶劣的季节。车到唐古拉，遇到暴风雪，天地浑沌一片。严重缺氧，不但人缺氧，车也缺氧，一缺氧，汽油燃烧不充分，车也受不了。车抛锚了！

饥饿、严寒，郭群群胃穿孔。唐古拉，那是世界最高的山口之一，往拉萨去还有1000里，回格尔木也有1000里。又遇到雪阻，送不下来，郭群群死在途中。

3团的一位中尉军官奉命去这大兵家乡处理善后。郭群群的老家在陕西秦岭脚下。中尉坐了

很久的车，坐到没有路了，就走。又走了很远的山路，找到了群群在山沟里的家。

这位如今已经是团长的军官告诉我：“那家，破旧得我没法跟你说。”

他说一眼望去，整座大屋，最新的就是大屋正中的一个大酒缸。

不，最新的还是缸上贴着的一张菱形大红喜字，是个红双喜。

“我不敢进门了。进去咋说？”

可是必须进啊！

郭群群的母亲60多岁，几乎失明的双眼深深地陷在眼窝里。听说部队来人了，老母亲用手来摸中尉。“群群呢？”老人问。

当听懂了儿子的消息，老人呆住了。然后颤巍巍地走到那个大酒缸边，双手去摸酒缸，然后突然用巴掌使劲拍打着那大酒缸，一下又一下，使劲拍，边拍边哭道：“群儿，娘给你找到媳妇了，你咋不回来呢……”

中尉拿出500元抚恤费、600元生活补助费，双手捧给老母亲。母亲叫着群儿他嫂的名说：“收下吧，让群儿他哥再借点，加上，到山南去买头牛，开春耕地。”

军官告诉我，他哭了。他说他也是农民的儿子，家里也有老母亲，他本该知道一头牛的价格，但他没想到这事。这事像一道闪电劈在他的心上。他把旅差费掏出来，顾不上如何买票归队。他说：“我没想到我带来交给群群他娘的钱，还不够买一头牛。”

可是老母亲坚持不收：“按部队的规矩，咱不能多收。”军官就跪下去了：“娘，娘，这是我的钱，也就是群群的钱。”

请不要震惊，这只是一个士兵的故事，一个母亲的故事。

在高原，仅总后青藏兵站这

支部队，在新中国的和平年代，已有680多名官兵永远长眠在他们为之服务的4000里青藏线上。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话出自那里，既不是豪言壮语，也不是牢骚怪话，是一句实话。许多年轻寡妇，带着孩子，继续在高原为吃不上蔬菜的军人磨豆腐。还有父母双亡的军人儿女，在格尔木街头卖酸奶，在饭馆端盘子。更多的，成千上万的军人，带着各种高原病，带着因冻伤、冻残、路险车翻而被锯掉一截的残肢凯旋……大道通天哦云飞扬，勇士归故乡哦，亲娘泪千行。

但是，青藏高原向现代文明走来了。

黄河、长江，都从这里起步，九曲回环飞流直下，流过万家门前。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祖国。

这儿的故事，似乎都在重复着一个古老的话题，叫“艰苦奋斗”。当然也不是只有艰苦，在海拔最高、最艰苦、千里不见一片树叶的唐古拉地区，看看士兵在营房里栽培出那么多美丽的花，为那些花，士兵把配发给他们的维生素片也拿去溶化了养花，你会不会感动？世上再没有比他们更渴望绿色、更爱鲜花的人了。格尔木，那方圆百里、千里唯一有树叶的地方，仍然不断在种树。没有人能说清那儿的树一棵该值多少钱。看一棵树活了没有，要看3年。谁敢砍一棵树，“我枪毙你！”当荒原成为我们生存的依靠，你不爱它，怎么办？

即使在最艰苦的岁月，也有婴儿诞生。格尔木，是这样一天天长大的。是千万个父亲和母亲生下了你，也是千万个从未成为父亲和母亲的少男少女生下了你，孕育了你！



(林森摘自《家庭》1997年第11期)

● 张爱玲



## 领着自己回家



曾和儿子玩捉迷藏，找不到我时他天真地问：“妈妈，我自己在这儿，你在哪儿呢？”

我在藏着的地方忍不住笑了：“妈妈在这儿。”

他当然找到了我。后来常想到那次游戏，他说“我自己在这儿”是真的，我说“妈妈在这儿”也是真的，我没说“我自己在这儿”，表述相当正确，因为虽然“妈妈在这儿”，“我自己”却未必“在这儿”，人并不总是和“自己”在一起。

下班的铃声和当年放学的铃声一样准时，大家总集体起立，收拾好报纸文件，关窗，锁门，告别，回家。

有一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铃声响过后我一动没动，大家一一地询问：有事？

我糊里糊涂点点头。

大家善意地叮嘱：别太晚了。

我笑笑。

我独自留下来，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办公室一下就静悄悄空荡荡的，我有点儿不适应，便故意清了一下嗓子，声音竟大得吓了我一跳。过了一会儿发现，我居然什么也不想做，只是觉得疲惫，只是想静静地坐一会儿罢了。

夕阳走进来，树的影子也走进来。我前面的墙变成了舞台。在忽明忽暗五彩斑斓的舞台上，树影婀娜，摇摇曳曳，翩翩起舞。

一场影子的舞蹈。

一场没有音乐伴奏的舞蹈。

一场上演了许久我却第一次看到的舞蹈。

夕阳开始鸣金收兵了，演员们也开始有秩序退场，边退边舞。

演出结束，我便很自然地站起身，想鼓掌，想发表评论，快乐得像只春天的鸟，总想大声鸣叫。

镜子里出现一张脸，生气勃勃，热情洋溢，还带着些傻气。是我。又不是。最后认定：是丢了很久的那个“自己”。

“自己”是什么？

我们一度习惯了听口令的生活，齐步走，一二一。

那时的“自己”很见不得阳光，要么藏起来，要么扔得远远的。

口令一解除，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充满诱惑。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上，有时“自己”是付钱时钱包里的一枚最小的硬币，不小心被带了出来，啪地落在地上，大家该忙什么忙什么，理都懒得理它；有时“自己”又成为一枚筹码，权衡再三，然后以相应的价钱出卖给人家。

某一天清晨，如果由一位社会学家来清扫街道，他会发现，和丢掉的垃圾一样多的是“自己”。

“自己”究竟是什么？

是受伤时抚平伤口的一只手。

是内心深处常常发问的一种声音。

是彼此相知又总被忽略的一位朋友。

是没有任何伪装也不设防的另一个“我”。

是我们的灵魂。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时会讨厌“他”的多嘴多舌，一旦丢失或丢弃了却很难找回来。

下班铃再响，我就一直留了下来。

一位同事开玩笑：有约会吧？

我恍然大悟。不错，我有约会，与“自己”。

不再只看墙上的舞蹈，偶尔也听风，听雨，最经常的是读一个章节的书，或随便写点儿什么。

蓦然回首，散落在角落的碎片已悄悄聚拢成“自己”，坐在我身边，乖乖地守着我。

天已经黑下来，该回家了。我知道。

锁门，下楼，骑车，还要拐趟菜市场。我也知道。

但我不知道如何安置“自己”。

不远处有我的家，那是我栖息的地方，我的亲人都住在那里，我的灵魂却无法居住。

我不知道适合灵魂居住的家在哪儿，我要去找。

总有一天我会对“自己”说：跟我走吧，我们回家。

(吴怡摘自《青年文学》

1997年第10期)



冰心 1928 年在美国

# 母爱是一部书

冰心和她的母亲杨福慈

● 蒲 鹰

冰心，原名谢婉莹。这位多福高寿的著名作家，从“五四”开始步入文坛，一直辛勤耕耘了70余载，著作等身。人们不难发现，在她的作品中展现得最多的是那温馨的母爱之光。

冰心的母亲名叫杨福慈。1871年，杨福慈出生在福建一家世代为学官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与福州城内道南祠办书馆的谢銮恩是好朋友。在杨福慈9岁那年，杨、谢两位长辈在谈诗论文兴奋之时，缔结为“儿女亲家”。

杨福慈19岁时做了谢葆璋的新娘。谢葆璋当时是北洋水师的一名军官，与她可谓是郎才女貌，和睦幸福。

冰心是这对夫妇唯一的女孩儿，她曾经有两个哥哥都夭折了。算命先生曾对杨福慈说：“太太，你的命里是要先开花后结果的，最好能先生下一个姑娘，庇护以后的少爷。”因此，冰心的降生使大家如愿以偿。在她之后，3个男孩儿接踵而至，组成了一个和睦温馨的大家庭。

在婚后长达十年的时间，杨福慈都住在谢家宅子里。谢家人多，整日宾客盈门，谢葆璋婚后不久就出海远征。她一方面要忍受别离的痛苦，一方面则挑起了家务重担。无论怎样忙乱，她的微笑从没离开过嘴角。杨福慈治家有很高的鉴赏力，屋子里的陈设、园林的布局，还有个人的衣饰、颜色，只要经她调配就新颖不俗。

特别要提及的是，杨福慈的女红堪称一流。日常，冰心的父母和他们兄弟姐妹4个都穿布衣，那合体的衣衫都是她缝制的。每近年关，她还给谢家每人缝制一件绸衣。

冰心称她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母亲中的最好一个。”

母亲一直让童年的冰心着男孩儿的装束，且常穿海军制服，为此，祖父给她讲过一个故事：原来，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在大东沟海域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舰艇遭鱼雷袭击沉没，他死里逃生，泅到刘公岛后才回到福州。在他归家之前，杨福慈忧心如焚，悄悄买了

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丈夫阵亡的消息，就服毒自尽……这故事使童年时的冰心受到巨大震撼，原来母亲如此打扮她，是希望女儿具有她父亲那样的坚强意志。

一次，女儿顽皮地问：“妈妈，你为什么这样爱我？”

母亲笑了：“不为什么，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正是这种只讲付出而不求回报的崇高母爱，使冰心姐弟们生活在一个明亮的天空下。在冰心4岁时，母亲就开始教她认字，经常只教两遍，冰心就会了。可是，学了不久她就觉得乏味，想往外跑去玩儿。母亲就把她揽在怀里，给她讲故事，那悲欢离合的故事，又唤起了她强烈的求知欲。

当她认字多起来时，母亲就拿出《三国演义》让女儿读。冰心连猜带问竟全部看完，才7岁的孩子啊！母亲大喜过望，又拿出了《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名著。在母亲的指导下，冰心11岁时就几乎看完了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最使冰心难忘的还是母女有时共读一本书，她们为故事情节中的欢喜场面开怀大笑，又为那些动人的故事而挥泪。冰心成人后，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着：“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溅跃的浪花，虽暂时在最低的空间上，幻出种种的闪光，而在最短暂的时间中，即又飞进母亲的怀里……”

杨福慈是个能接受新事物的女子，她的几个兄弟都是同盟会会员，常常寄些进步刊物给她阅读。她最爱看的是同盟会的刊物《天讨》，但是看这类书刊，一旦被发现有要掉脑袋的！在母亲的影响下，冰心也开始偷偷阅读起革命书籍来。辛亥革命爆发，母亲如饥似渴地读《申报》，还将仅有的一点儿首饰换成洋钱，捐给了起义的军队。冰



心也效仿妈妈，把攒的压岁钱捐了出来。

1914年，在母亲的支持下，冰心成了北京贝满女子中学的学生，1918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当时，一般的女孩子读点儿书就满足了，而在北京海军部军学司任司长的谢葆璋和妻子希望女儿能和男子一样学些技能，好出去就业。在父母的教诲和支持下，冰心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学业、品行俱优异，获得了最高荣誉——金钥匙。这是燕京大学建校以来，第一次把这项奖颁发给了一位女学生！

在冰心进入文学创作后，母亲更是她的良师益友。“五四”后，杨福慈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兴趣，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冰心感到母亲有很多新的见解，还懂得许多新名词，“普罗文学”之类，都是她从母亲口里听到的。再比如，母亲不反对婚姻自由，但很注重爱情专一。一次，冰心的一位女同学与人私奔了，那同学母亲来谢家垂涕而道，谢葆璋表示愤慨，惟杨福慈默不作声。客人走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了。”

母亲的观点对冰心触动很大，她喜欢跟母亲交谈，以激发创作欲望，于是，诸如《家庭问题》、《一个忧郁的青年》等问题小说和许多的散文诗相继问世。

冰心作品问世之前，母亲总是她的第一读者，又是最热忱的批评者。

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时，还得到了美国最好的女子大学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的奖金。对于留学，母亲却没那么兴奋，冰心当时已经二十四五岁，在那时是“大龄”姑娘了。凭她的模样、才气和知名度，有不少人慕名前来求婚，可她没有中意的。父亲曾为女儿相中一海军军官，杨福慈因跟丈夫经历了那么多的愁

苦，坚决反对。冰心从来没长期离开过母亲，眼下要远涉重洋，母亲自有许多担忧啊！

1926年，学成归来的冰心还带来了未来女婿吴文藻给岳父母的一封“求婚信”。对于女儿的婚事，母亲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母亲毕竟是过来人，为慎重起见，她还是提出去吴文藻家乡弄清他的家庭和婚姻状况。当母亲的疑虑尽释后，他们便完了婚。

冰心的婚礼是比较简单的。一向疼爱女儿的母亲总觉得这样太简单，又因无力给女儿足够的陪嫁而伤心落泪。冰心的父亲安慰着：“我们没有攒钱的本领，送给女儿的不是一箱子金钱，乃是一肚子的书。”

可是，冰心新婚回京不久，一封电报催她回上海——操劳一生的母亲病倒了，得的又是一种极为痛苦的骨痛病！母亲此痛，由指而臂，而肩背，而膝骨，全身僵痛……冰心潸然泪下。于是，她冒着冬天的寒冷，忍受着自己慢性阑尾炎复发的疼痛，南归了。

此时的杨福慈已经病得脱了人形，有时甚至昏迷不醒，但只要病痛稍有减轻，她就跟女儿谈话：“……你父亲常说，‘你自幼至今吃的药，总集起来，够开一间药房的了。’真是我万想不到，我会活到60岁……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次病倒了5个月，你们真是心力交瘁，我对于我的女儿、儿子、媳妇，没有一毫的不满意。”

母亲的病日重一日，日夜都处在昏迷状态之中。然而，一次当她稍清醒后，竟对冰心说：“你的衣服太单薄了，不如穿上我的黑驼绒袍子，省得冻着……”母亲居然在自己这种状况下，心中想的依然是孩子，冰心怎能不泪如雨下！

当杨福慈知道自己已到生命终点时，便拒绝进食，并大声命

令丈夫：“快把安眠药给我，我实在不愿再拖延了！”

老人家早就告诉过冰心，她早准备下了足够的安眠药，以便在痛到不能忍受时，就一并服下，以求早日解脱，免得家人遭罪。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还是想着别人。

1930年1月7日，冰心的母亲杨福慈与世长辞。冰心泪水湿衣襟，她扶在玻璃棺盖上瞻仰着母亲最后的遗容，心里在默念：

“母亲，因为有了您的坚强无尽的爱，使得我和三个弟弟得到了最大的喜乐，毫无缺憾；因为您的温馨的爱，赋予我多少写作的灵感。现在弟弟有了很好的工作，细弟今年大学毕业了，小小在海轮上……”

接着，她将大家剪下的一缕头发，装在了一个小白信封里，她又将母亲为她保存了30年的、自己第一次剃头的胎毛，以及她在燕京大学获得的金钥匙，一并殉葬了。

母亲永远地去了。但是，母亲温柔慈祥的音容笑貌，那海一般深沉、冰一般纯洁、火一般炽烈的爱，却永远留在了冰心的心中。

回首往事，冰心由衷地赞美母亲：“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对于贤妻良母提法，冰心也有自己的见地：“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刺眼逆耳……我希望她们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母亲那样的女人。”

冰心的说法是正确的。母爱，从来就不是千篇一律的，她就犹如一部永远书写不完的书。善良的人们将永远把它写下去，写下去……

（晓林摘自《中国妇女》

1997年第10期）



# 谦卑 学习班

● 王小波

朋友们知道我在海外留学多年，总要羡慕地说，你可算是把该看的书都看过了。众所周知，我们这里可以引进好莱坞的文化垃圾，却不肯给文人方便，设家卖国外新书的文化书店。如果看翻译的书，能把你看到连中国话都忘了。要是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你就是老死在里面也借不到几本书。总而言之，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书。说来也惭愧，我在国外时，根本没读几本正经书，专拣不正经的书看。当时我想，正经书回来也能看到，我先把回来看不到的看了吧。我可没想到回来以后什么都看不到——要是知道，就在图书馆里多泡几年再回来。根据我的经验，人从不正经的书里也能得到教益。

我就从一本不正经的书里得到了一些教益。这本书的题目叫做《我是〈花花公子〉的编辑》，里面尽是荒唐的故事，但有一则我以为相当正经。这本书标明是纪实类的书，但我对它的真实性有一点怀疑。这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有一天，洛杉矶一家大报登出一则学习班的广告：教授谦卑。学费两千元，住宿在内，膳食自理。本书的作者接到主编的指示：去看看出了什么怪事。他就驱车出发，一路上还在想着：我也太狂傲了，这回报社给报销学费，让我也学点谦卑。等到了学习班的报名处，看到了一大批名人：有文体明星、政治家、文化名人、道德讲演家，甚至还有把在电视上讲道的牧师。美国这地方有点古怪：既捧人，也毁人。以电影明星为例，先把你捧到不知东西南北，口出狂言道：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女)演员，然后就开

始毁。先是老百姓看他(她)狂相不顺眼，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到报社、电视台贬他(她)，然后，那些捧人的传媒也跟着转向，把他(她)骂个一文不值——这道理很简单：报纸需要订户，电视台也需要收视率，美国老百姓可是些得罪不起的人哪。在我们这里就不是这样，所以也没有这样的学习班——这样一来，一个名人就被毁掉了。作者在这个学习班上见到的全是大名鼎鼎，这些家伙都因为太狂，碰了钉子，所以想要学点谦卑。此时，他想到：和他们相比，我得算个老实人——狂傲这两个字用在我身上是不恰当的。当然，他还没见到我们中国的明星，要是见到了，一定会以为自己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

且说这个学习班，设在一个山中废弃的中学里，要门没门，要窗没窗，只有满地的鹿粪和狐狸屎。破教室的地上放了一些床垫子，从破烂和肮脏程度来看，肯定是大街上拣来的垃圾。那些狂傲的名人好不容易才弄清是要他们睡在这些垫子上，知道以后，就纷纷向工作人员嚷道：两千块钱的住宿就是这样的吗？人家只回答一句话：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有些人就说：说得对，我是来学谦卑的，住得差点，有助于纠正我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还是不理解，还是吵吵闹闹，但吵归吵，人家只是不理。等到中午吃饭时，那破学校的食堂里供应汉堡包，十块钱一份，面包倒是很大，生菜叶子也不少——毛驴会喜欢的——就是没有肉。有些狂傲的名人就吼了起来：十块钱一个的汉堡包就该是这样的吗？牛肉在哪儿？(顺便说一句，“Where is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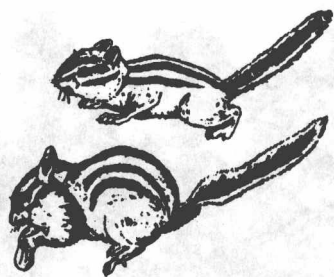
beef!”是句成语，意思是“别蒙事呀！”得到的回答是：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就这样，吃着净素，睡着破床垫，每天早上在全校唯一能流出冷水的破管子前面排着长队盥洗。此书的作者是个老油子，看了这个破烂的地点和这些不三不四的工作人员，心里早就像明镜似的，但他也不来说破。除了吃不好睡不好，这个学习班还实行着封闭式管理，不到结业谁也不准回家——当然，除非你不想结业，也不要退还学费，就可以回家。这些盛气凌人的家伙被圈在里面，很快就变得与一伙叫化子相仿。除了这种种不便，这个班还总不上课，让学员在这破烂中学里溜达，美其名曰反省自己。学习班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抱怨的人，大家都找负责人吵架；但这位负责人也有一手，总是笑容可掬地说道：要是我是你，就不这样气急败坏——要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都是罪人哪。至于课，我们会上的，听了以后保证你们会满意。长话短说，这个鬼学习班把大家耗了两个礼拜，这帮名人居然都坚持了下来，只是天天闹着要听课。

最后，上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校方宣布，主讲者是个伟大的人，很不容易请到。所以这课只讲一堂，讲完了就结业。于是，全体学员都来到了破礼堂里，见到了这位演讲人。原书花了整整三页来形容他，但我没有篇幅，只能长话短说：此人有点像歌星，有点像影星，有点像信口雌黄的政治家，又有几分像在讲台上满嘴撒村的野狐禅牧师——为了使中国读者理解，还要加上一句，他又像个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总而言之，他就是那个我们花钱买票听他嚷嚷的人。这么个家伙往台上一站，大家都备感亲切，因而鸦雀无声。此人说道：我的课只讲一句话，讲完了整个学习班就结束……虽然只是一句话，大家记住了，就会终身受用不尽，以后永不会狂傲——听好了：You are an asshole！同时，他还把这话写在了黑板上；然后一摔粉笔，扬长而去。这话只能用北京俗话来翻译：你是个傻×！

礼堂里先是鸦雀无声，然后就是卷堂大乱。有人感到大受启发，说道：有道理，有道理！原来我是个傻×呀。还有人愤愤不平，说道：就算我真是那个傻×，也犯不着花两千块钱请人来告诉我！至于该书作者，没有介入争论，径直开车下山去找东西吃——连吃两个礼拜的净素可不是闹着玩的。如前所述，我对这故事的真实性有点怀疑，但我以为，真不真的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教育意义——中国常有人不惜代价，冒了被踩死的危险，挤进体育馆一类的地方，去见见大名人，在里面涕泪直流，出来后又觉得上当。这道理是这样的：用不着花很多钱，受很多罪，跑好远的路，洗耳恭听别人说你是傻×。自己知道就够了。

（阿涛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我的精神家园》一书）

○张白桦  
译  
●（美）詹姆斯·瑟伯



## 伯劳与金花鼠

从前，有一雌一雄两只金花鼠。雄金花鼠认为把坚果排成具有艺术性的形状比堆积起来查看数量有意思得多。雌金花鼠却认为应该尽可能堆得越多越好，她告诉丈夫：如果他不再把坚果排成艺术性的形状的话，他们的大洞里就会有更多的空间来装更多的坚果，而他会迅速成为丛林里最富有的金花鼠。可他却不愿让她干扰他搞艺术设计，于是她勃然大怒离他而去，说：“伯劳会把你抓住，因为你那么无能，不会照顾自己。”

果不出所料，雌金花鼠走后的第三天，雄金花鼠就需要盛装参加一个宴会，而他却找不到饰扣和裤子吊带。就这样，他没能去赴宴，然而这却反倒成了好事，因为所有去赴宴的金花鼠都遭到了鼬的袭击，无一生还。

次日，伯劳开始在雄金花鼠的洞外徘徊，伺机捕杀。伯劳进不了洞，因为门廊被脏衣服和脏碗碟堵住了。“等他吃完早饭出来散步时再抓。”伯劳心中暗想。可是金花鼠却睡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以后才起床吃早饭。吃完了饭，他准备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再搞新的艺术设计。他刚一出洞，伯劳就猛地俯冲下来，可因为天太黑没看清楚，结果一头撞在一根桤树枝上送了命。

几天以后，雌金花鼠回来了，看到家里乱七八糟的样子，就走到床前摇晃丈夫：“没有我你可怎么活！”“接着活呗，我想。”他说。“你连5天都维持不下去。”她正告他。她打扫房屋，刷洗碗碟，把脏衣服也送出去洗了。然后，她逼着雄金花鼠起床、梳洗打扮。“你整天躺在床上一点儿也不运动会生病的。”她告诉他。

于是她带他在明媚的阳光下散步，结果双双被捉被杀，杀手是伯劳的弟弟，名叫斯托普。

（牟大裕摘自《青年参考》1997年9月26日）



# 达豪的歌

● 曹利群

维也纳古城的街道表面像是鹅卵石铺成的，但实际上那是经过柏油浸泡的硬木贴砖。孩子们常常听着一种美妙的声音入睡：那不是马蹄碰撞石头的声音，而是一种多情的、引人入胜的声音。那种“得得得”的回音在芬芳的夜空中向远方播散，把古老的维也纳带入了一个童话般的梦境。然而这一切在1938年3月以及随后的岁月中彻底被粉碎了。就像叶芝所写的：“全变了，彻底地变了。”美国传记文学作家保罗·卡明斯在他的《达豪的歌》一书中，记述了出生于维也纳的作曲家赫伯特·齐佩尔所经历的这种灾难：“当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士兵进入维也纳时，这个欧洲文化的中心一夜之间便衰变为德国人治下的无名小城。”“把仅存的维也纳文化与风雅之花践踏在脚下。”曾几何时，齐佩尔在单纯的文化氛围中谱写着优雅的音乐，在时髦的咖啡馆里进行着愉快的学术讨论，与兴德米特、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等作曲家无拘无束地交流。然而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纳粹的阶下囚；他的生活也从此分为达豪（集中营的名字）之前与达豪之后。经历了可怕的、骇人听闻的那一刻之后，齐佩尔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在那天夜里我成熟了。”

在押往集中营的路上，齐佩尔就显示了他的胆识与智慧。“一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被迫唱歌，要求合唱和独唱。当轮到我时，《欢乐颂》映入我的脑海，于是我便开始唱：‘欢乐啊，极乐世界的仙姑。’当唱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时，党卫军看守狂暴地打断了我：‘你在唱什么？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犹太猪！’听到此我一跃而起，并以军人和德式姿势喊道：‘忠顺地报告，席勒词，贝多芬曲。’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未受干扰。”在13个小时不停地赶路的途中，有的人神经错乱，有逃跑企图的

人当场被枪杀，而齐佩尔却用贝多芬的音乐支撑着自己，不但保存了生命，更捍卫了人的尊严。

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内，在饥饿、惩罚、侮辱、生命的耗蚀与死亡之中，不少囚禁者变得极度消极、胆小懦弱，甚至精神崩溃而自杀身亡。齐佩尔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升华了一个音乐家的良知与品格，肩负起了拯救生命的道义与责任。关进集中营几个星期后，齐佩尔遇到了几位一流的音乐艺术家，并得知集中营内有一两把小提琴和吉他。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搞一点音乐演奏？于是他一边做苦工，一边在脑子里开始作曲、记谱。凑巧的是，他在木工房内又找到两位技术很不错的乐器制造师，安排他们用偷来的木料悄悄地做起乐器来。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齐佩尔乐队”已经凑集了14名手持五花八门乐器的演奏员。齐佩尔赶写了一些适合演出的作品，乐队用了几个星期的下午稍加排练，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准备就绪了。

音乐会在一个为了集中营的扩大而修建的尚未使用的厕所里举行，所以称之为“厕所音乐会”。

厕所内可容纳二三十人，每次演奏15分钟，然后轮换“听众”。囚犯们安静地鱼贯而入，没有一个人讲话。在短暂的音乐会中，他们在一种心神会、彼此默契的气氛中悉心聆听。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懂，有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甚至是第一次听音乐会。但至少在这15分钟内，这里是一处纳粹没有完全控制的呼吸空间。音乐让人们在短暂的时间中减缓痛苦，忘却眼前的一切；更重要的是，音乐重新唤起了人的尊严，使每个人的心灵中产生出一种不再是纳粹践踏下的渣滓的自豪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齐佩尔在每天夜里写下个星期音乐会的新作品，一些难民把纳粹宣传报纸上的白



## 另起一行

● 亚 轩

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内容描述一名念小学的女孩，每天都第一个到校，第一个到教室，等待一天的开始。她的同学途中遇到她，问她为什么每天都那么早到校，她带着腼腆的笑容，回答了这个问题。

原来，她学习成绩不怎样，长相也普通，在家中排行中间，她从来不知“第一名”的滋味是什么。某次，她发现当她第一个到达教室时，竟意外地获得一种类似“第一名”的喜悦。她很快乐，也有了期待。

她一面走着，一面向同学袒露心中的小秘密，周身散发出一股期待及喜悦的光芒。接近教室的时候，她心中甚至升起了一种不小的兴奋和快感……不料，她的同学一个箭步往前跨过去，推开了教室门，“第一个”冲了进去，然后回头望着，露出胜利的微笑。她的光芒顿时隐去，她的心隐隐发痛。她忍住泪水，脱口一句：“第一，是我的，你怎么可以……”她说不出下面的话，说不出来了，她连这个“第一”也失去了。

忘了是在几岁时看的这篇文章，只记得当时能感受小女孩的心情，因为我也始终与“第一名”无缘的人，甚至，因为配合家里大人出门时间，连尝尝“第一个”到学校的滋味都没有机会。

长大了，更深刻体会到“第一名”其实已幻化成色彩斑斓的翅膀，在不同的领域中现身：有人在学业中争第一；有人在工作中抢头榜，甚至还有人总缠着恋人，一声一句地问：“我是不是你最终爱的人？”

记得一回，朋友慧曾经心痛地对我说，她没有办法同时拥有两个好朋友，因为在同一个空间中，她只能有一个最爱，因此，她经常面临抉择的痛苦，而不知如何去安置两份并列的感情。

乍听之下，也许有人会认为，她指的是异性的恋情，只可惜，真实的状况是，即使是同性的友情，也一样令她为难。

我另一个朋友林，却全然是另一个样：热力四射，才华横溢，经常是社团中令人瞩目的热点，认识林的人几乎都可以感受到他热情的付出。跟年轻朋友通信，是抚慰年少容易受创的心；主动关怀周遭友人，更是希望在冷漠疏离的生存空间中，注入一丝爱与暖意。

最近，得知他交了女朋友，我忍不住揶揄他：“那现在我在你心中排第几呀？”他想也不想，便答：“第一。”我极度不相信地看着他，再问一次：“怎么可能！少骗人了。”他狡黠地一笑，然后说：“当然排第一，另起一行而已。”

我笑弯了腰，不知该怪他的狡黠，还是佩服他的机智。的确，在各行各列中，每个人都期望得到第一。其实要拿到第一也容易，就看你愿不愿意换个角色来看，只要“另起一行”，每个人就都是第一了，而这个世界，自然少了许多莫名的纷争。这也不错很好吗？

（黄国艺摘自新疆人民出版社

《多彩的季节·送你一片绿叶》一书，周至禹图）

边儿剪下来贴成“稿纸”供作曲家使用。为了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与创作，齐佩尔主动承担起打扫厕所的任务。后来他解释说，“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一人独处、思考。”厕所成了他的工作间。

很多人深为音乐会所感动，在失去自由之后重新找到生命的价值。1914年在萨拉热窝被暗杀的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的两个儿子当时也被关在达豪，他们听了音乐会竟然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兄弟俩感慨地对齐佩尔说：“你对我们的生命做出了贡献。”齐佩尔一时成了集中营中拯救生命的传奇英雄，由奥地利作家朱拉·索耶弗作词、齐佩尔作曲的《达豪之歌》曾传遍所有德国的集中营。歌中那

挑战式的、英勇无畏的气概深深地激励着囚犯们。歌中唱道：充满了死亡，高压线/在我们的天地周围绕上一圈锁链/但是我们都懂得达豪的训诫/变得坚硬有如石头一般/达豪的兄弟，保持仁爱/达豪的兄弟，作个男子汉/……自由将会辉煌闪耀。

事实使齐佩尔坚信，没有音乐，没有艺术，人的精神会死亡。在人类生存的紧要关头，他不但拯救了别人的生命，重铸了自己的灵魂，而且完全变了一个人。当他获释归来，“他的眼中有着炽烈的情感，庄严、深沉，反映出他刚刚受过生命岁月的体验。”

（马人骏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丁 品图）





## 专家买猫的启示

○安生 编著

创造性思维是人脑思维活动的高级层次，是智慧的升华，是人脑智力发展的高级表现形态。然而右脑的作用却常被我们忽略不计，是我们智力开发的处女地。如今开发右脑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被人认识。而开发右脑潜能提高策划力与创造力，最为常用的是一种联想法。

美国著名心理学专家丹尼尔·高曼说：“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将以有无创造性思维的力量来论成败。”

在美国各大学心理学论坛上最为流行、常为专家学者津津乐道的例子是两位专家买猫的启示，这个例子形象、逼真地阐明了开发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意义所在。

美国有一位工程师和一位逻辑学家，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一次，两人相约赴埃及参观著名的金字塔。到埃及后，有一天，逻辑学家住进宾馆后，仍然习以为常地写起自己的旅行日记。工程师则独自徜徉在街头，忽然耳边传来一位老妇人的叫卖声：“卖猫啊，卖猫啊！”

工程师一看，在老妇人身旁放着一只黑色的玩具猫，标价 500 美元。这位妇人解释说，这只玩具猫是祖传宝物，因孙子病重，不得已才出卖以换取住院治疗费。工程师用手一举猫，发现猫身很重，看起来似乎是用黑铁铸就的。不过，那一对猫眼则是珍珠的。

于是，工程师就对那位老妇人说：“我给你 300 美元，只买下两只猫眼吧！”

老妇人一算，觉得行，就同意了。工程师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宾馆，对逻辑学家说：“我只花了 300 美元竟然买下两颗硕大的珍珠！”

逻辑学家一看这两颗大珍珠，少说也值上千美元，忙问朋友是怎么一回事。当工程师讲完缘由，逻辑学家忙问：“那位妇人是否还在原处？”

工程师回答说：“她还坐在那里。想卖掉那只没有眼珠的黑铁猫！”

逻辑学家听后，忙跑到街上，给了老妇人 200 美元，把猫买了回来。工程师见后，嘲笑说：“你呀，花 200 美元买个没眼珠的铁猫！”

逻辑学家却不声不响地坐下来摆弄琢磨这只铁猫，突然，他灵机一动，用小刀刮铁猫脚，当黑漆脱落后，露出的是黄灿灿的一道金色的印迹，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正如我所想，这猫是纯金的！”

原来，当年铸造这只金猫的主人，怕金身暴露，便自作主张将猫身用黑漆漆过，俨然如一只铁猫。对此，工程师十分后悔。

此时，逻辑学家转过来嘲笑他说：“你虽然知识很渊博，可就是缺乏一种思维的艺术，分析和判断事情不全面、深入。你应该好好想一想，猫的眼珠既然是珍珠做成，那猫的全身会是不值钱的黑铁所铸吗？”

可见，缺乏创造性的思维联想，将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将会对个人的发展、事业的进取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

当然，训练右脑智能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多听别人说话，多旅行，多掌握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信息以及对常识持质疑的态度，等等。

股票市场上常流行这样一句话：“人们不去的地方，自有通往金山的道路。”正是同样的道理。

（黄雯芳摘自《解放日报》）

1997年10月12日